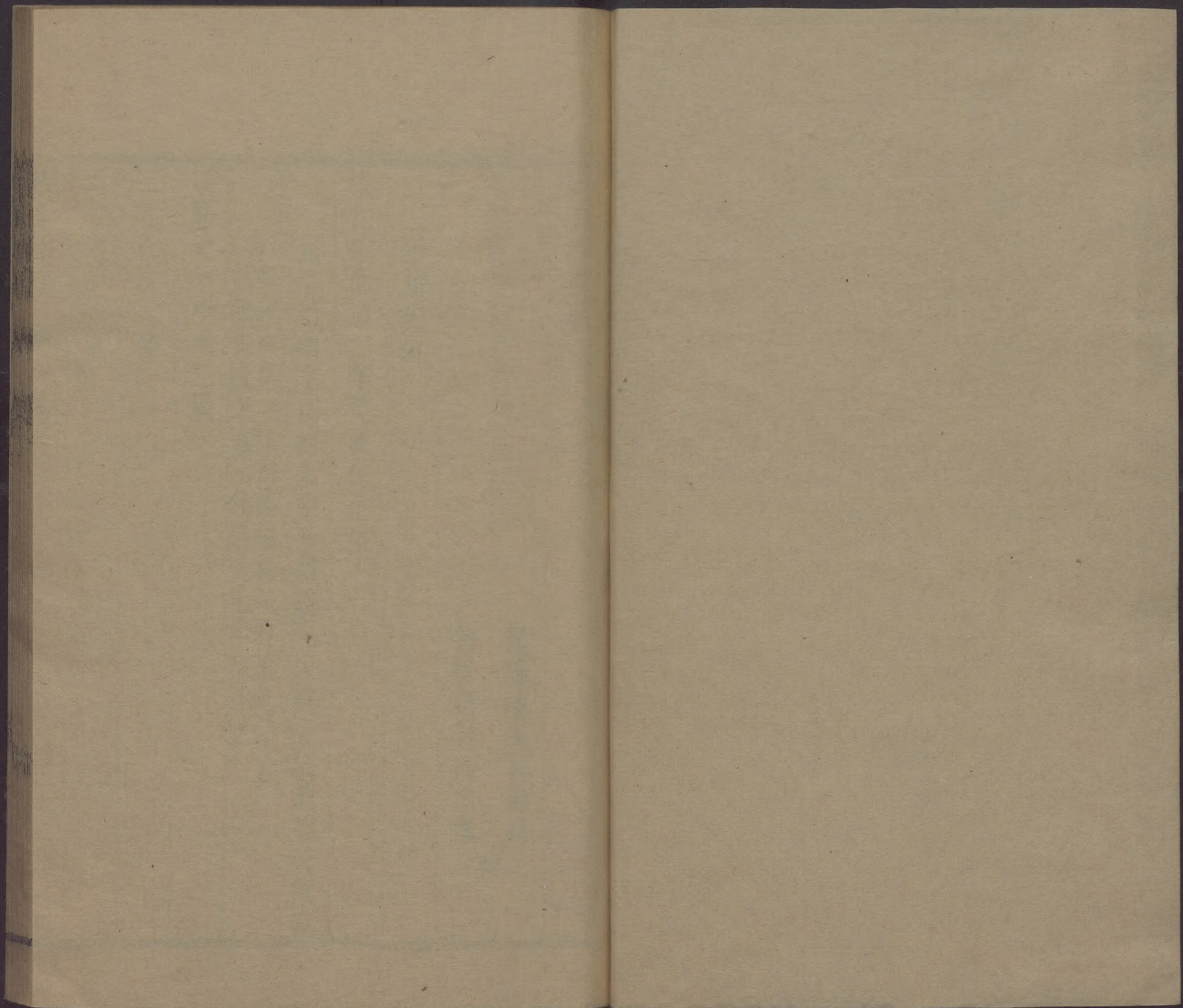


程子年譜

章庚題
籤

傳
800
834
日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先生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太中子明道先生弟生於黃州黃陂寓

舍朱子文集按南陽集程伯純墓誌銘云弟頤正道樂道不仕是先生亦字正道

景祐元年甲戌二歲

二年乙亥三歲

三年丙子四歲

四年丁丑五歲

寶元元年戊寅六歲

二年己卯七歲

康定元年庚辰八歲

慶歷元年辛巳九歲

二年壬午十歲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朱子伊川年譜按遺書卷六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

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朱子本此

三年癸未十一歲

四年甲申十二歲

五年乙酉十三歲

六年丙戌十四歲始事周子

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先生曰

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

大風起說大畜卦

一作風天小畜

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

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

遺書唐彥

思錄下同按王拱辰字君貺天聖八年進士第一周子父輔成夫中祥符八年進士伯父識天聖五年進士惟叔

父伯高舉進士不詳某年君貺所云世契疑與伯高同榜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

云吾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

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按周子以丙戌冬移郴州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

吏遇之皇祐己丑初平卒此云嘗見疑先生從周子至郴矣元豐九域志郴州屬荆湖南路

七年丁亥十五歲至醴泉

先生曰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某少時嘗到宛然如舊

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嘉祐再到則

已為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家世舊事

八年戊子十六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七歲

先生曰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六字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或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遺書揚遵道錄

二年庚寅十八歲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見伊川文集陸世儀云伊川上仁宗書

大概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

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朱子伊川年譜

皇祐二年八月十八上書闕下按是年九月大饗明堂太

中以覃恩改殿中丞自龔州代還歷授知徐州沛縣事始

遷國子博士而上仁宗書中以稱臣父珣今為博士食君

祿四世一百餘年矣自建隆至嘉祐二年計九十八年疑皇

三年辛卯十九歲

四年壬辰二十歲母侯夫人卒

上谷郡君家傳

五月儂智高

攻陷二廣十月孫威敏

馮

奉命出征

見明道文集

先生有聞侯

舅應辟南征詩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

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

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為道大不為

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

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

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

蕞爾小蠻何足矜庶幾聊吐胸中奇

伊川文集註時年十八恐誤孫馮字元

規會稽人諡威敏

先生曰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

諡威敏

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遺書劉元承編

某年二十時看

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

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

左氏即是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字不可考

遺書周伯忱錄宋儒學

案黃聲隅名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自號聲隅子慶歷

中石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不出嘉祐元年韓魏公

薦為太學助教受命一夕卒見澠水燕談聲隅子跋作蜀

人疑誤延平答問云伊川有看春秋之法以傳考經之事

五年癸巳二十一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二歲

季夏作養魚記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

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
 全時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
 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
 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
 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
 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甯有
 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
 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
 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
 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

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

伊川文集 朱子云先生平日不喜人說文字如易傳
 記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其他小小記文今取而讀之也不
 多一字不少一字如養
 魚記顏子好學論之類

二年乙未二十三歲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四歲至京師始居河南再至醴泉

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

朱子文集

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

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知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又曰二字疑衍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伊川文集下同朱子云先生好學

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劉蕺山云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按好學論一云十八歲作一云始冠但十八歲為皇祐二年胡安定尚未為直講若二十歲為侯夫人卒年皆不合當在嘉祐初至京時胡公以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也

四箴并序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黃勉齋云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故附好學論後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先生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外書龜山語錄榮陽公年二十一時正獻公使入太學與先生隣齋先生長榮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

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年十左司公待制

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眾實自榮陽公發之也呂氏童蒙訓下同

按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范祖禹言呂希哲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據此是榮陽公生於寶元二年已卯少伊川六歲至嘉祐元年年十八宋儒學案楊應之名國寶先呂正獻公甥左司待制名希純字子進希哲之弟先生嘗識楊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絕人遠甚孫

元忠朴嘗對榮陽公譏笑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

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

議榮陽公嘗言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

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先生言只說
 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眾人

者學皆類此呂氏家傳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中

家傳先生曰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嘉祐初某過邑

去少師時入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

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冢因招取其土以乞靈後

禁止之家世舊事按史稱少師治醴泉有政績先生上

言遭遇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溯太平興國元年至嘉祐初正入十年

二年丁酉二十五歲

與方元案手帖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

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

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

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

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程氏遺文朱

莆田方君元案道輔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

十有五爾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與方公父子

兄弟之間拳拳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矣雖先生之所以

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

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

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據此則先生與方君有數帖此其一

也又宋儒學案方元案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暨

井舍旁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太中珣及

卒明道為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為墓道碑道輔少與伊川

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云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

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

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元祐三年以

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註參道南源委按太中

自慶歷三年調潤州觀察支使六年知虔州興國縣方君峻官潤州識太中當在此數年間道輔少與伊川遊疑亦在明道居庠序寓丹陽時明道為峻作行狀未詳何時文集無之俟攷

是年先生再見周子於合州周子年譜傅伯成答書云心朋遠寓名方道國志註謂二程

三年戊戌二十六歲

四年己亥二十七歲舉進士廷試報罷

先生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得任子思輒

推輿族人

見涪陵記善錄

先生曰某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

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

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處士及先兄登第某以不才

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上谷郡君家傳按家傳作於元祐

五年係追溯故稱先兄

五年庚子二十八歲

六年辛丑二十九歲

七年壬寅三十歲

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

見明道文集

八年癸卯三十一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二歲至京師

呂申公判太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

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

見呂申公家傳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

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
 沉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
 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
 下屈近待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
 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
 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
 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
 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
 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伊川文集 按續通鑑長編是年四月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同修起居注時蓋與先生初相見又范淳甫奏稱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是數此至元豐八年論薦於朝言也

呂原明言治平中見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

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外書呂氏

家塾記

二年乙巳三十三歲

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先生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
 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
 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
 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
 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

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
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
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
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
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
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
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
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
名顯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
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
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
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
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
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
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
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
此則竄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
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嗣皇帝名敢昭告
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
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

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
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
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
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
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
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
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
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
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
羣情洵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

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
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
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
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
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
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
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
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
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

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
 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
 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
 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使無姦人與議其
 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
 下不勝大願伊川文集下同 彭侍郎行狀權御史中丞
 時追崇濮王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
 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
 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
 幾施行而大臣持
 之甚力故不果 八月京師大水諫求直言先生為太
 中上應詔書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

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安危治亂之機臣以為所尤
 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
 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
 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
 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
 天下之大非禮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
 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
 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為或惑於眾多之論而莫知適用

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法先王之
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
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
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
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
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
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
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作鹽梅其相須倚
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
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
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
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力
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
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
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
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
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
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
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
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

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不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道如何耳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

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願陛下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

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願陛下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

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甯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

依榕村講授節本

三年丙午三十四歲

九月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臣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呂氏雜記

足不願仕也

伊川文集

四年丁未三十五歲隨侍太中至漢州

先生爲太中上神宗論薄葬書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

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
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
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
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
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
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
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
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
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
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
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
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
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
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
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
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
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
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
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
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

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紼帛易朽之物亦

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旣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

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

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文集 按是年正月丁巳英宗崩戊午神宗卽

位

先生之父嘗守廣漢先生與兄皆隨侍遊成都見治

篋籩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

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

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宋史

譙定傳

元豐九域志漢州屬成都府路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

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

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

者

外書時紫芝集

程子年譜卷一終

男樾校字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伊川先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三十六歲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

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王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旣同義

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母泛母畧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

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耶抑爲之者不得其道耶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旣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伊川文集下同

爲太中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

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

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再書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

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與未許臨
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珣之郡之初延見
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旣則
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
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
以教郡人旣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
耶旣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
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
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
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

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
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
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
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
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
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
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
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
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矍壽之人其
禮有扶有杖有哽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

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父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宋史宇文

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爲文州曲水令治平四年神宗立上疏論時政不報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三十九

二年己酉三十七歲

明道爲御史士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

暨弟頤爲稱首

明道行狀

先生答橫渠書累書所論病倦不

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

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

者所嘗慮及也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

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

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

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論相知之淺

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

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伊川文集下同

再答昨書中所示

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

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

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

日當請問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

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
 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
 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
 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遠及神乎氣
 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
 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
 焉而勿正為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夫哥之言固無殊但
 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
 具道 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
 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耶虛明

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龜山跋橫渠先生書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

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攷此跋書於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在伊川先生未歿前二十餘日朱子云橫渠有一簡與先生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遺書李端伯記

三年庚戌三十八歲

謝傅 者 伯壽手謁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

南程頤狀 見朱子文集朱子云度正言得此手狀於傅君光家乃其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

生於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此狀殆伊川先生入蜀時手筆也大夫公集為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日附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甯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漫傅君周旋周程師弟之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為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按周子年譜傅者一字伯成遂甯人嘉祐二年至合州從學周子及歸有書謝所寄姤說六年登第相遇京師周子有賀新恩先輩傅弟手謁治平四年傅知嘉州平羌縣明年有謝所寄改定同人說作蜀守記成都人稱近時鎮累官至朝議大夫知漢州

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

故謠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况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

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子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

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

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

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

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

尤失人心者節邀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為政後闕按宋史及續通鑑

長編蔣堂字希魯宜興人慶歷初代楊日嚴知益州會詔天下建學因廣文翁石室為學宮選屬官以教士人翁然稱之日嚴在蜀有能名堂不喜之頗變其政四年文彥博代堂知益州田况字元均信都人富鄭公妹壻皇祐初知益州逾二年拊循教誨蜀人尤愛之程戡字勝之陽翟人女嫁文彥博子皇祐四年知益州至和初田况為副樞密使程戡參知政事嘉祐四年彥博封潞國公記云近時又稱潞公蓋追敘十數年前事當是入蜀時作故繫此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者相

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

疾病及泥滯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外書

卷十 邵康節代書寄先生詩有嚴親出守劍門西色養歡

深世表儀之句

見擊壤集

陳襄領國子監薦先生

見陳古靈集

四年辛亥三十九歲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先生將告歸

一作時先生隨侍過成都

別焉公曰

願少留某將別先生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先生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

如何先生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先生曰舊帥新七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先生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書張思叔錄下同先生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

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東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

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續通鑑長編熙甯四年

年二月陳經為成都府轉運使仍令密體量監司范純仁

謝景初燕飲踰違事以李元瑜言故也范忠宣公行狀公

言新法不便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怒命其客

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卒無所得元

瑜以是年六月死按此則先生隨侍太中罷漢州先生

當在是年春以家傳中有李元瑜為使者一節也先生

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綜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

人焉先生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

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先生曰乃從天降地出也

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占則從三人之言三人行

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

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

治者亦失此意也按韓宗道墓誌熙甯初知巴州會叔父康公去相位擢成都轉運判官兼管農

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凡有改為蜀人不知其擾蓋即先生所論減役事也續通鑑長編宗道范純仁姻家

五年壬子四十歲至醴泉

先生曰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從高諸孫

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

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

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名逢堯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

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願

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

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此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

痛傷後又二十年

元祐辛未

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

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綠

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兀於三翁家

家世舊事

富文忠公辭

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

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遺書附師說後續通鑑

長編熙甯四年知汝州富弼許以西京養疾五年以司徒使相致仕李中師知河南府籍其戶令與富民均出錢朱子跋富公與洛尹帖云在洛往還凡十三帖李之事公不為不謹公之遇李亦不為不厚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

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何世無之按此則受券者即李中師也

六年癸丑四十一歲居洛

韓持國帥許先生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

為民祈福也先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

遺書張思叔錄下同

韓

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益植而置之公甚

喜先生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

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知許州當在六年二月知許州韓絳遷

官之後至七年三月詔持國知開封矣

先生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

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外書震澤語錄

七年甲寅四十二歲

先生同朱公談訪康節因以論道先生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天地萬

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先生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

此易學辨惑下同朱子云此康節之于伯温所記但云

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

時康節率同遊天門街看花先生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康

節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

以觀造化之妙先生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 邵堯夫謂

先生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先生

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

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先生曰某知之堯夫

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先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

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先生

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遺書張思叔錄先生曰公揆昨在

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

書仁義之道中以一勝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

好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按宋史朱光庭字公揆偃師人

第進士調萬年簿歷修武垣曲縣令神宗召見除簽判

八年乙卯四十三歲

先生叔父郎中璠卒於河南

見明道文集

十月彗星見詔求

直言先生代呂申公應詔疏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

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

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

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旣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過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已

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

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翼志者察其非尙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

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
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平已意
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
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
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
賢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
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
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
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
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

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
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
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
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
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所由者非其
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
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由者至矣天
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

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

之異一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阻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實休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

天下幸甚

伊川文集 按續通鑑長編別載呂公著疏是先屬先生代作旣而不用也

九年丙辰四十四歲

張橫渠先生弟御史戢卒先生言天祺戢自然有德氣似

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

至卻是氣局小景庸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

則只是才敏

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先生

曰天祺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

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

如此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十年丁巳四十五歲

春三月張橫渠先生應同知太常禮院召過洛先生與橫

渠簡曰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

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朱子語類 惠氏棟易漢學辨兩儀四象案朱子語

類言程子說易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疊成六十四

卦與邵子說異蓋康節不會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會問之

故一向隨他所見去又云伊川易傳有未盡處當時康節

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又云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

他不得棟謂邵子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之說漢

唐言易者不聞有此程子非不能理會邵易但以之解周

易恐其說之未必然也 七月堯夫病且革先生往視之因警之曰

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

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

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

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堯夫已自為塋眾議始定又

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

其事堯夫云我將謂收卻幽州也 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

明故聽得遺書劉元承編先生謂堯夫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堯夫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先

生曰何謂也曰前面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易學辨惑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闕中過

洛而見先生先生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

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先生曰小事謂

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先生曰龍女衣冠如何子

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先生曰某則

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

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

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耶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

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不當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遺書張思叔錄 橫渠再移病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而歿先生

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

子厚遺書蘇季明錄下同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

者眾不願者寡先生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

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議法既夫備卻在所以行

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近欲成書庶有取之者先生言不

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朱子云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

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先生之學固非

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

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先生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謂

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先生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

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

俗而已 先生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

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

術存焉 按范忠宣集熙甯間常對上言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 先生言永

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

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

鄉黨莫之尊也 按是年二月常秩卒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

彭汝礪懇辭臺職先生言報上之效已了耶上冒天下議

論顯拔至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宋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二年進

士第一熙甯九年為監察御史鄧綰舉之既而以安石不悅自劾失舉上怒綰即日除汝礪 先生論

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

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

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

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搬運今乃

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

賊巢以棧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

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眾無救

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

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

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
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

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按

是年七月郭達以安南失律貶

先生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

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

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宋史郭達

兄遵蔭仕至太尉韓王趙普也字仲通以

先生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亦能有幾人嘗謂

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先生言自是關

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先生言某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浴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呂進伯老

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先生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

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

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

猶愈於終不聞乎按宋史呂進伯名大忠藍田人比部郎

中黃之長子皇祐中進士弟大防長伊

元豐已未入洛與弟和叔與叔見二程問學子厚言十

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先生謂若有他言語

又焉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序固自有先後按朱高安軾

校刊張子全

集內送蘇修撰赴闕詩有聊驗天心語默間句下有別館

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諸詩正合十篇之數雖前有鞠歌行君子行二首是樂府應不在內先生言洛

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言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

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按伊洛淵源錄和叔名大鈞進伯之弟嘉

祐二年進士於橫渠為同年友橫渠倡道關中和叔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

以禮為先和叔條為鄉約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卒入洛從程卒業論中書其講授要旨也子厚

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

卻成得事先生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按綱目橫

渠自崇文歸與諸生講學呂大防薦之三先生謂子厚

月召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七月罷歸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

可也又謂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

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先生謂甯使公事勤不成則休朝

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遺書呂與叔東見錄按

厚按浙東越獄即明道文集中論子

苗振獄事八月丙申太中葬弟殿丞瑜郎中璠於伊川

先生經其役事見明道伊川文集

程子年譜卷二終

男樾校字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六歲至扶溝

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侍行

先生奉太中至扶溝居數月而還見縣志又黃浩翁集有

寄扶溝程太丞之扶亭詩大丞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之句謝顯道將歸應舉先生曰

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黜習禮記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

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

止是歲登第遺書游定夫錄并註按上蔡語錄余初及第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

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是顯道至元豐八年始登第此云是歲疑誤又祁寬記和靖語謝顯道久在太學將還

蔡州取解先生問其故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先生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顯道復還次

年獲國學解疑是元豐七年語與至扶先生以事至京

溝不合或因久住大學約始終言之

師一見游酢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先

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

召游定夫來職學事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

其學而學焉楊龜山集游酢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

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外書游氏先生曰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

本拾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書卷六疑游定夫錄下同

則不是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李邦直云不欺之謂

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先生曰李觀

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故先生云云

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

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尙

能用管仲之理遺書謝顯道記下同宋史李觀字泰伯

嘉祐中為太許渤與其子隔一牖而寢乃不聞其子讀

學說書卒

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許

見明道年譜

先生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

深徹反將理低看了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

在心胸為悔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

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

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大抵人有

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而論

二年己未四十七歲

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養魚記後吾昔作養魚記於茲

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

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

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

伊川文集下同

三月作禊飲詩序上

已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

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爾事

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治洛居則引流迴

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修禊事公廩好古重道所命

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

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

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

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

之慕昔人也哉

按尹和靖書禊帖後云陳公廙子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此後一年爲此會少時嘗至其處時先生

生在會中有此文上富鄭公書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

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旣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

梓宮於是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狗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

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
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
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
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
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
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
蹈禍患所不避也况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
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
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
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昨日妄有布聞方

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
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
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
賜也實爲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竇冒台嚴第深戰慄
代富公上神宗論永昭陵疏臣竊伏觀太皇太后山陵
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
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
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
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
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

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制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

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帝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尙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

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承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

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按是年太皇太后崩明年葬永昭陵疏

中有年將八十語時富公年七十六

富公嘗語先

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

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遺書唐彥思錄

呂

與叔見先生

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已未入洛見先生

先生曰一人之心即

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

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

乃可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

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

達道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

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

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

命

朱子云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

人之於患難只有

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

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

無命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

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

走今日且只道敬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

池者蓋為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

養氣為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

故以為有助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

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

以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
 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
 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
 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
 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巽之凡
 相見須空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
 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宋史范育字巽之橫渠
 門人嘗為御史仕至戶
 部侍郎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
 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
 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進伯之
 弟封汲公元祐名臣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

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 和叔任道
 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與叔
 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
 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
 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
 若詭對要之卻濟事 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
 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遺書楊
 遵道錄

三年庚申四十八歲至關中

先生至關中作遺金閑志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閒關
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
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
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
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
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
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
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
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
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

書而志之

伊川文集下同

上河東帥書頤荷德旣深思報宜異

輒以狂言免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
語頤能料之當日虜旣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
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
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
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
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
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
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甯捐力於不用毋借功而致
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

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

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按是年文潞公判河東承

興軍復判河南此書疑上潞公所論皆河外事故繫於入關時 答人示奏草書辱示奏

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

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

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

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

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

虛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

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

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

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按書中自稱子弟詞氣謙抑疑亦與潞公諸賢

故類 先生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

客使侯隲語先生以釋氏之學先生曰禍莫大於無類釋

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

道者眾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

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先生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

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

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先生未知佛道宏大耳先生曰釋氏之道誠宏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佛收

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遺書

張思叔錄按宋史趙瞻字大觀塾屋人為御史論漢王禮不合出熙甯初又不附安石以親老乞祠元祐三年始為樞密蓋先生曰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追述也

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主人相

繼淪喪為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

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

放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

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甫一箇氣豔大

小大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

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先生曰與叔季明以知

思聞見為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

者大做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

辨遺書關中學者記入關語錄下同按伊洛淵源錄蘇昞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後師二程先生天

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近思錄作明道語以入關語錄

注有或云公道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

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

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

只是一箇塗轍。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

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涵養吾一，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朱子云先生所以有功於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學

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有主則實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敬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干之做官奪人志先生與明道侍太中遊壽安山太中家傳按續通鑑長

編註建中靖國元年邢恕申實錄院狀云元豐三年願曾到京師與之相見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則先生是年又至京師矣

四年辛酉四十九歲在潁昌

先生曰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

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太

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

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遺書楊遵道錄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於元豐三

年九月知汝州遷資政殿學士四年四月知潁州五年八月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宮時二先生寓居潁昌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

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到暇

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

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

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注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外書祁寬記

尹和靖語韓持國維閑居潁先生嘗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

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

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妓

一作菱對西曛呂氏童蒙訓先生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

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按楊龜山集是年以師禮見

明道於穎昌有友二人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
焉謝顯道及游定夫

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

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

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渾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

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

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

悟自是不能已也 伊洛淵源錄劉質夫名絢緱氏人早師

李端伯名顓緱氏人質夫外兄弟師二程有端 新進游

伯傳師說為遺書第一卷林大節不詳其鄉里

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

龜山與陸思仲書有云某自抵

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

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又有與明道論春

秋書 先生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章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

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

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遺書李端伯記下同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

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有

人勞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

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五年壬戌五十歲在洛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

荒廢為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

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

之美事可否俟命伊川文集下同 元豐九域志龍門在河南縣 按史稱路公尊德樂善二程

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先生小簡雖無年月而路公自元豐二年復判河南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故繫於

居洛 答宋長文書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之年

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

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

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

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

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

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

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

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

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

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

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

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

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

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

示下足以代面語

按宋史及吳郡志朱長文字伯原吳人年未冠舉嘉祐進士以病足不仕築室

樂圃坊著書闋古吳人化其賢士大夫以不到樂圃為恥元祐二年范純禮制置江淮延掌教事召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又著琴史初從泰山孫明復學春秋得發微深旨又元祐元年六月蘇軾薦劄稱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闔門著書

今答書中論為文在知道非汲汲於後世之名似在未仕時故繫此

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

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

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

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

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

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

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

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豈詞章之文也

遺書劉元承編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

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

便是道

山詩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

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伊川文集下同元豐九域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謝王

佺期寄藥

按王伯厚困學記聞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

之資與陳圖南侔此

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

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

語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

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

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遺書劉元承編按先生集中祇有聞侯舅應辟南征游

嵩山謝王佺期寄藥三首王子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

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鄭公來見

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

杯炷香以待是日先生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

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

者也先生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

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

君非程先生乎先生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

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先生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

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外書

和靖語鮮于侁問先生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先

生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先生曰使顏子

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

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外書卷七宋史鮮于侁字

年轉運副使兼提舉元豐二年知揚州罷主管西京御史

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元祐初拜諫議大夫以疾去知

陳州進待制卒年六十九按子駿主西京浩昔在穎

畱臺當在元豐間故類繫於先生居洛時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

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

服便是為善之具外書卷七註宋史鄒浩字志完晉陵

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元祐中薦為太常博士哲宗親政除右正言抗疏諫立劉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復官蔡京用事竄昭州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按浩在穎昌當在元豐間故類繫於此

六年癸亥五十一歲

明道監汝州酒稅明道行狀先生曰汝之多瘠以地氣壅滯嘗

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

食之安得無瘠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

然後少可也外書卷十下同元豐九井泉之異全由

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

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

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汝州寺舊名

中水鹹寺外即甘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

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朱公揆在汝

侯子雅言先生曰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外書朱公揆錄下同忠

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

其用人道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劉質夫

過汝遺書目錄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

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外書李參

錄按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是年太中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康為

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為盛事太中家傳按墨客揮犀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

有太中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入為同甲會各賦一詩潞公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

是同生丙午年
正在元豐六年

七年甲子五十二歲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

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

書庶幾有補爾

遺書卷十七 按質夫以元祐二年丁卯卒此云待劉絢文字到則在未仕前可知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

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

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

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

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外書祁寬記并和靖語 按是年上資治通鑑 先生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

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

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

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涑水記聞

宋史曹彬字國華靈壽人諡武惠為良將第一曹翰大名人陰狡多智數貪貨賂多殺降卒

八年乙丑五十三歲六月明道先生卒九月司馬光呂公著同

薦先生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

再召赴闕

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即位

明道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

六月十五日

八月先生作明道

行狀

見伊川文集下同

九月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墓誌書頤輒

特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頤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

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

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

有文者亦眾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

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

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

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

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

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

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

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

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
非所敢逃 上孫曼叔侍郎求寫兄墓誌書頤輒恃垂顧
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
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
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
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
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
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
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
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資窺竅倘蒙哀矜曲賜開

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宋史孫永
字曼叔趙

州人元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元祐初歷
拜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卒年六十八諡康簡

答楊時

慰書頤泣啟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
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
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
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平奈何頤悲苦之餘
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况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
老父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
倫次頤泣啟楊君法曹

九月二十
十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

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九月丙申司馬溫公與呂

申公及韓康公上其行義於朝奏曰臣竊見河南處士程

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

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擢以不次以矜

武士類裨益風化傳家集時溫公諸人既薦而蔡確猶為左

僕射未即行也道命錄宋史蔡確字持正泉州人善伺

政事皆以起獄攘奪其位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及為永裕山陵使不宿於次又不扈從御史連劾之元祐

元年罷責新州卒於貶所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明道於伊川先塋

同日葬孝女於伊川先塋之東有孝女程氏墓誌見伊川文集下

同按明道長女生於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卒於元豐乙

丑二月丙寅年二十五即劉立之敘述云女長過期至無

賞以遣也毋亡以哀毀死伊川誌其墓戊子書明道先生墓表序 先生

視伯淳墳顯道嘗侍行問佛儒之辨先生指牆圍曰吾儒

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

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外書上蔡語錄下同顯道曾歷舉佛說與吾

儒同處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謝子與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檢點得來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生點頭

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冬十月

續通鑑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先生顯道在坐公揆不

語先生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外書時紫芝集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先

生表辭不許再辭尋召赴闕見伊川文集

因請於坐同游者曰此人誠學世間所罕見也

蘇盡直諫裏者外於其辭異也

其工夫雖曰專只去箇名字曰何妨曰子雖勉其來

論子與安主說一半其只之表主曰亦阻又一子

論同表安主曰就說同表極矣只是本處不最一

不可謂勝人惟其與

公與面說安主不最則其只其辭安主

程子年譜卷三終 男樾校字

